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女仙外史  
第十回 董家莊真素娥認妹 賓善門假端女降妖

月君神遊到青州東郊，遙聞有稱呼「素娥娘娘」，其聲淒惋清越。尋聲去時，是個妙年女子，向月跪拜，每拜必呼三聲，若思慕之至者。月君大為詫異。一想此女必是寒簧轉世，就欲下去安慰他，恐凡眼不能見也，即斂神而返。說與鮑、曼二師，都道是寒簧無疑。月君道：「他拜時想在望前後，且到來月去罷。」請問這是誰氏之女？乃山東、河北第一名盜俠、姓董名彥昇之所生也。彥昇力敵萬人，使一枝丈八蛇矛；次弟彥焉，季弟彥騫，皆精武藝，人稱「三傑」。昇之子名騫，昇之子名騫，各使方天畫戟，端的少年英勇。因此上人又稱「董家五虎」。所居地方即名董家莊。其部下響馬了得的八百餘人，布散在外，誠約甚嚴，從不擾害往來的客商，所打劫的都是貪官污吏之贓私，或饋送朝貴之金珠。文武官員明知而不敢禁緝。這是為何緣故？只因他蓄有刺客，輕則使人劫庫，重則連首級取去。地方大小貪官反有暗暗與之往來，希冀他有而不問，可以保全宦囊。然必竟分牛與之，方得平安離任。弟兄三人所得此種不義之財，一味濟困扶危，賑孤恤寡，江湖上競有比為宋公明的。彥昇之女生於七夕，乳名巧姑。百日以內，只是啼哭至三、四歲，總不能言，動不動哭個不已。且是生得眉清目秀，極好的相貌，父母恐他是啞巴。到七歲上，口內說出「素娥」二字，餘外雖爹媽亦不會叫。百般教導，總似不理九歲上，忽又添出兩字，每每說句「素娥娘娘」，舉家不因其故。十三歲上，見了月滿就拜，口口稱呼「素娥娘娘」因此家中改稱為「呆姑」。正當三月十五，又在庭中哀呼禮拜。傍有一老嫗勸道：「癡孩子，你枉自拜有三年，那月裡素娥誰來睬你？」又一婦人道：「那月裡空空的，安得有甚麼素娥娘娘？只好拜殺罷了。」只見半空中現身道：「素娥娘如在此！憐你誠心，特來度你。」那二嫗抬頭一看，見中間素娥跨著彩鸞，左首一年老道姑，是的師，右手一年小的，即妙姑也，都是五色雲華護著。老嫗遂跪下磕頭，口稱：「求素娥娘娘大發慈悲，救我女兒則個！」巧姑反立著呆呆的看，月君遂按下雲頭，董家男男女女都如飛走來，一齊跪拜。彥昇呼巧兒道：「我兒日夜拜的素娥娘娘，今日感格仙駕來臨，因何到不拜呢？」巧姑只不則聲。彥昇又叩首道：「下界凡夫懇請仙駕到草堂上，開示女兒，也不枉他少時稱呼聖號，直到如今哩。」

月君乃下彩鸞，步人中堂，與鮑姑南向，妙姑帶斜坐著。彥昇夫妻率領巧姑跪下。月君道：「你既思慕真誠，為何見了我反無一語？」巧姑雙眼注視，總不回答。彥昇道：「怕是想瘋了。求素娥娘娘救他。」月君向鮑姑道：「此兒已昧本來，性根中惟有『素娥』二字，必須得雲英仙子的玄霜，方可開豁智慧。煩師太太走一遭。」鮑姑說向眾人道：「太陰娘娘要救你女兒，我到瑤池取靈丹去來。」眾皆叩首。遂乘雲而逝。彥昇道：「太陰娘娘乃天上金仙，自不服凡間煙火。」令擺上果品來，乾的鮮的，約計有十餘盤。董家妯娌三人各捧一杯茶，齊齊跪來送上。妙姑接了，月君呷一口道：「此武夷佳品，待我取個閩中鮮荔枝來，賜給汝等。」董騫便道：「閩中離此數千里，況且這時候尚未結子，大仙要我們凡夫哩。」彥昇道：「毋得胡言！速來跪著。」董騫道：「給一枚嚐嚐，我便跪一年。」月君道：「且不要跪，教他小弟兄兩人去載個子罷。」就把盤內乾荔枝取出核仁來，吹口氣，又將杯武夷茶，用指來虛畫個靈符，教他弟兄左手來接，去庭內栽下核仁，將茶作三次澆灌，口內默念：「太陰娘娘有旨，火速生芽者！」兩兄弟欣然依法而行。澆茶方盡，土上已長出芽來。董騫道：「奇到奇，獨是幾時才長得大！」說未畢，忽長一尺有餘，眾者大驚。霎時間，枝葉佈滿庭除，竟是一株大樹。華葩才發子實早結，看枝上時，垂著鮮荔枝，累累無數。那小弟兄急了，先去跪著叩頭。月君吩咐盡數摘下。彥昇等各人動手，摘有三大盤，列在几上。月君與妙姑十來枚，董家眷屬各與三、四枚。分散之後，只剩十一個，月君取一個向空一擲，喝聲：「去！」庭中荔枝樹早已沒了。

鮑姑忽然飛到。月君起迎，手奉荔枝。鮑姑將玄霜二粒遞與月君，道：「雲英姊妹致候。但服玄霜，須得上池水，次則武夷峰頂茶。」月君道：「現有武夷茶。」就把玄霜一粒調和，呼巧姑，令向東方八拜，作三口嚥下，且閉目靜坐一會。鮑姑問荔枝所從來，月君說了緣故。鮑姑曰：「既如此，我也取個鮮龍眼來以，酬主家。」眾人俱各下拜。鮑姑書符五道。步下中庭。命取一大缸水來，先焚一道投入水內，又燒兩道拋向空中。只聽得呼呼風響，從空飛下龍眼樹一本，端端正正，插在水缸之內。隨又焚起起靈符二道，一邊開花，一邊結子，早已成熟即令摘下兩血，如前分散。看那樹時，漸漸縮小而沒。董家大小個個稱呼「活佛」。妙姑一想：豈可我獨無法？乃抓一把瓜子在手，向眾人道：「我也尋個閩中的鮮果來嚐嚐，何如？」彥昇兄又皆下拜。妙姑在袖中取出好些橄欖，每人各與一枚，合家都已遍了。嚙在口內，覺得扁小而硬，吐出看時，卻是一粒瓜子。其在手的，原是橄欖。董騫道：「這位仙要我哩！」彥昇跪問月君：「為何變法各異？」鮑姑道：「我二人所用的都是神通；他用的是法術，就像指石成金，少不得要現本質。」只見巧姑趨至月君座下，跑著道：「素娥娘娘，我如今才得見你！」淚隨言下，放聲大哭。月君、妙姑皆為墮淚。鮑姑道：「你今已尋著舊主，是大喜歡事，事須哭了。」眾人都勸，方才住聲。妙姑遂攙起巧姑，坐於肩下。彥昇等拜問緣由，月君隨口念道：

我本廣寒月殿主，曾赴蟠桃會上來。  
南海大士同講席，西池王母共傳杯。  
只為金階參惡宿，遂辭玉殿轉凡胎。  
而今玄女親傳道，掌握乾坤兵劫災。

鮑姑宣諭眾人道：「妙姑是素英仙子，巧姑是寒簧仙子，皆是月宮侍女。太陰娘娘下界時，你二人都要相隨，未奉上帝敕旨，是以不能同行。素娥娘娘令你二人去轉求天孫織女，止許素英轉生。寒簧戀主情深，日夕悲哀思慕，把五炷全消了。署月殿事飛瓊仙子憐你真誠，因此亦令托生相近地方有緣之家，所以特來度汝。幸夙根尚在，還記得『素娥娘娘』四字。若是凡人再轉，就成個想呆的呆了。」巧姑心下了了，遂向月君、鮑姑、妙姑再拜，願為侍婢。月君道：「你心如此真切，豈肯當作侍婢？我也認你為妹，你認妙姑為姊，自後仍復名為素英、寒簧罷。」

彥昇等跪問道：「敢問太陰娘娘，現今仙府何處？」鮑姑道：「在蒲台縣。上界本姓唐，所以降臨亦在唐家。」眾人齊聲道：「這就是處置濟南太守的活菩薩了，那一處不稱頌聖號！寒門何幸，得瞻菩薩金容！」鮑姑道：「太陰娘娘當為中原女主，寒簧生在汝家，是有緣法，爾等皆在輔佐之數。」彥昇大喜，又稟請道：「我還有個朋友，也是個大俠，膂力超群，能使六十斤大刀，叫做賓鴻。他的哥子賓雁，廣好齋僧，人稱為『賓善門』。有個女兒，乳名端姑，為妖怪所迷，白日昏沉，到夜甦醒，與妖怪喜喜歡歡，同衾共枕，如今黃瘦得不堪了。請過多少僧道，不能驅除。求太陰娘娘大發慈悲，救他一命，就收了賓鴻為部下，也是個赴湯蹈火的。」月君道：「你須教他弟兄到這邊來，方見誠心。」彥昇即令三弟彥昇飛馳而去。

月君隨問彥昇：「爾部下有多少人？」答應道：「了得的有百來個，差不多的也有千餘。賓鴻部下又有四、五百。」月君道：「你可分別頭目，登記姓名於冊籍，候臨期點用。」早見賓雁、賓鴻已到，跪在月君座前，口稱「大慈大悲太陰娘娘」，叩頭不已。月君問了妖怪始末情由，道：「今晚就可除他。」即令賓鴻等飛馬前導，月君乘鸞，從空中冉冉而行到了賓雁家裡，看他女兒昏昏的，似顛非顛，似醉似醉，合家都來跪拜求救。月君宣諭道：「爾女骨髓已枯，我有玄霜仙丹一粒付汝，可活女兒之命。今日藏匿別處，待我降妖。」

月君乃變作端姑形相，坐在臥房。才到黃昏，霎一陣冷風，從窗外透人，一個白面文人，端端正正站在面前前，叫聲：「心肝妹子，為何今夜不在牀上安臥？」就俯身來攬抱。月君乘勢一把揪住耳朵，按在地下，左腳踏住脖子，口內吐出青丸，盤旋欲下。那妖卻也通靈，知是神劍，大聲哀叫道：「我已修煉八百餘年，求饒我一命，自有報效；處。」現出原形，卻是一個馬猴。月君不怕他逃走，就放了他，叫跟人中堂，劍亦飛舞而出。賓鴻等莫不大駭。月君喝問馬猴：「你這孽畜，淫污閨女，合當斬首！」猴精

戰兢兢道：「願伸片言而死。小畜雄雌兩個，在峨嵋山修道。母猴出林遊戲，為唐朝天使高力：所獲，獻於明皇。貴妃娘娘甚加憐愛，以碧玉環係其項下。後安祿山反亂，母猴逃匿慈恩寺，皈依老僧數年，忽然去了。至代宗時，有個官員孫恪，赴任嶺南，同夫人過峽山寺，適見老僧亦在寺中，遂將手指上玉環一枚奉獻，稽首云：『我思故侶，今當永逝。』長嘯一聲，騰身林杪，倏爾不見。那猴各處雲遊，來尋小畜，竟不能遇。至元末，悒鬱而死。今端姑乃我猴妻轉世，夙有姻緣，是以來做夫婦。不然，鬼神亦不容也。」月君見所供的話，史傳及志都有其事或是前因，亦未可定。又詰問道：「夫婦當加恩愛，何故迷他至死？」猴精道：「小畜原欲攝其魂魄歸山，永作伴侶。今遇金仙，想已數盡於此。」月君又喝問：「孽畜！爾窟穴在何處？」猴精答道：「在太白山盤槐洞。」月君向要尋個洞府，遂喝道：「爾必有羽黨！姑饒爾命，速為前導，我要到這洞中去。」那猴精一個筋斗跳上半空，月君吩咐賓家：「可將米升許，喂我鸞鳥。」然後駕雲。見猴兒去得遠了，輕輕一縱趕上。猴精已到洞前，道是走脫了，抬頭看時，月君卻在他頂上，猴精便一溜人洞。

原來這洞在石壁半腰，進洞去就落下二、三丈。洞口一株大盤槐，那曲曲折折、盤盤旋旋的枝幹，正擋在洞門口，從來無人可進的。月君運神光往裡一照，見有許多猴子，磨拳弄掌，像個要拿人的。月君道：「這孽畜到了家門口，大起來了，到在那裡暗算我哩。且顯個神通與他看。」遂到峰頂上，將身往下一坐，石勢割然分開，直到洞底、正當拐彎曲折之處。那些猴兒見洞頂開了個大窟，驚得呆了。老猴、小猴三四十，羅列跪下。月君道：「我饒了你這孽畜，到懷著歹心，這次饒不得了！」猴精抵死強賴道：「小畜正要率領兒孫出洞口來跪接，並無他意。」月君喝道：「你始而急縱筋斗，並不為我嚮導，是有脫逃之心；既而急溜人洞，安排眾猴，是有坑陷之心。《春秋》誅心，罪當斬首！」就取腰間鸞帶拋去。但見老猴遍身纏縛了，一刻緊一刻，一刻痛一刻，熬受不起，哀呼：「菩薩饒命！」眾猴皆環列跪求。月君道：「我今要鞭這老猴，你們肯動手麼？」

眾猴齊聲：「願動手。」遂令到洞外，折取大柳條數根，叱示馬猴道：「姑不用誅心之律，只就現在脫逃，也該重鞭一百！」十多個猴兒替換行刑，打得兩腿鮮血淋漓，渾身繩束直切至骨。猴精痛哭道：「小畜今已不得活了！若菩薩肯發慈悲，把我算做文殊的象，普賢的獅子，二郎神的狗，玄帝祖師的龜蛇，收留小畜，皈依座下，悉聽指使，且得正果，此恩萬劫難忘。」月君道：「畜生才有些真心了。」將手一指，繩帶脫下。猴精遍身骨節，酸痛難忍，只得匍匐向前，叩首跪著。月君與之摩頂受記，賜名「馬靈」。吩咐道：「自後果能志心皈依，只在洞中修行，不幾時便來超拔汝等！」遂飛出洞門，馬靈率群猴俯伏叩送。

月君一直竟到賓家，見彩鸞尚在啄粟。看官，你道鸞應愛吃粟麼？因是大雄雞變的，所以喂之米粒，就是天書第七卷「變化有情之物」妙法也。賓雁家中男女拜問猴精下落，月君道：「我已鎖在洞內。」賓鴻又跪獻白金一千，以表微敬。月君道：「我豈受謝的？聞得爾能使大刀，可教演徒眾百人，皆精此藝，別有用處，這就算你報效了。」賓鴻道：「不難，二百也有。」月君隨御鸞鳥，雍雍而去。時曼師亦已到在董家莊，就與鮑師、素英、寒簧出迎，眾皆跪接。月君道：「曼師來得正好！煩請教寒簧法術，並留素英在此為伴。」又諭董彥杲：「妝可令部下各習爾等武藝，務須兵將一律。」彥杲等領命。

月君遂同鮑師回至家下，與老梅婢等略說大概。柳煙兒道：「這樣靈猴，可以放在玄女道院管門。唐詩云『解語老猿開曉戶。』」老梅道：「院中也有端姑哩！只好『白猿長守洞天書』。」月君道：「是。此洞無人可入，何不把這些金銀軍器運到洞中，飭令看守？此小城內大不便也。」鮑師曰：「然。」隨令老婢等整頓束縛起來。呼召神兵力士，從空揀去。月君與鮑姑都到洞中，命眾猴逐件安放妥當。那洞盡頭處，有個盤大的穴，透下天光，如井一般，人謂之「風穴」，卻不曉得帶著彎曲，通於洞口，兩頭進風，內極乾燥潔淨。月君又誡諭馬靈幾句，隨與鮑姥從前日坐裂的窟穴中，飛出洞頂。移座山巒，壓著此窟，然後回去。正是：今日安放著賊官十萬金銀，他年好作義士三千兵餉。且聽下回分解。